

Education Classic Series

教育学经典译丛

主编 褚宏启

EDUC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and Methods

教育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的视角

(第四版)

[美] 罗伯特·C·波格丹 (Robert C. Bogdan) 著
萨莉·诺普·比克伦 (Sari Knopp Biklen)

(4th Edition)

钟周 李越 赵琳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ducation C



教育学

主编 褚宏启

EDUC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and Methods

教育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的视角

(第四版)

[美] 罗伯特·C·波格丹 (Robert C. Bogdan) 著
萨莉·诺普·比克伦 (Sari Knopp Biklen)

(4th Edition)

钟周 李越 赵琳 等 译
雷环 冯李鉴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G40-034
BG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视角（第四版） / [美] 波格丹等著；钟周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教育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300-08787-0

I. 教…

II. ①波…②钟…

III. 教育-定性分析

IV. 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911 号

教育学经典译丛

教育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视角（第四版）

[美] 罗伯特·C·波格丹 著

萨莉·诺普·比克伦

钟周李越赵琳等译

雷环冯李鉴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8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8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尽管教育领域存在很多问题，尽管人们对教育如何改革存在不少争议，但没有人否认教育对人的发展、对国家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尽管人们一度对教育学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但教育学科的不断分化和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发展与改革如火如荼，教育理论研究日益繁荣，相关著述大量出版和发表。

教育研究的繁荣和教育学科的分化，既是教育实践推动的结果，又是推动教育实践的原因。实践呼唤理论发展，实践推动理论发展。教育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在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互动中，教育理论研究不断分化，产生了很多新的分支学科，在教育学的每个分支学科中，都有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优秀成果是各个分支学科的代表性著作，代表着世界范围内教育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深度和理论高度，是后人传播和生产教育知识时不能绕过去的知识界碑，是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吸收和借鉴的理论营养，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系统翻译引进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科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利于我们整体把握世界范围内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有利于我们全面吸收世界范围内教育理论研究的最新、最优秀的成果，有利于提高我国本土教育研究的理论水平，有利于完善我国高校教育学科的课程体系，有利于提升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水准。把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译介进来，为我所用，是我们组织翻译这套《教育学经典译丛》的基本宗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的教育理论著作不断被译介到我国，拓展了国人的教育理论视野，促进了教育思想与观念的传播与交流。进入21世纪，译介西方教育理论著作更呈加速之势，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回顾20多年译介西方教育理论著作的历程，有得有失，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现在到了以平和、冷静的心态进行深度总结的时候了。

目前引进的国外教育理论著作，最大的不足是没能对世界范围内教育分支学科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虽然不少译丛都强调译介的“系统性”，但是，有的译丛失之于少，作品量小，不足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支学科体系；有的译丛失之于杂，作品量较大，但缺乏学科体系建构方面的高端设计；有的译丛侧重于某一个分支学科；有的译丛偏重于教材的系统介



绍,而对非教材类的代表性著作关注不够。结果导致:尽管各类译著总量很大,但系统性却不够。我们现在推出的这套《教育学经典译丛》力图弥补这种缺失。

本译丛的最突出特点是其系统性。所选书目力图涵盖教育学的所有主要分支学科,诸如教育基本原理、教育哲学、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的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法学、教育心理学、教育评价学、教育政策学、教育未来学、教育技术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等,力图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学科知识框架。

本译丛的另一个特点是权威性。这也是《教育学经典译丛》的内在要求。在选择书目方面,力求新、精、实。“新”是指入选书目能代表该分支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引领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精”是指入选书目皆为同类著作中的精品,我们力求为读者呈献最有价值的教育理论知识;“实”是指入选书目在内容上对我们确有借鉴价值,能对我国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为保证译丛质量,我们成立了一个由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构成的编委会,负责确定书目和组织翻译,从选题、翻译、校订各个环节予以严格把关。译丛能够面世,得益于多方的支持与协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这套译丛所提供的出版机会,感谢国内外学者为选定书目所奉献的智慧,感谢丛书的译者、校者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方式,并会对其后的知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使用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希望《教育学经典译丛》的出版,能对我国教育理论知识的传播、生产、消费、使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希望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也希望更多的人为译丛的高质量出版贡献力量。

褚宏启

2006年12月18日

献给我的家庭：

珍妮特，英卡，梅格，切特，朱诺

以及

道格，诺亚，莫利

前 言

Preface

这已是《教育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视角》的第四版。二十年前，当出版公司推出本书第一版的时候，我们甚至怀疑教育研究领域是否需要一本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教材，侧重描述性数据、建基理论、参与性观察以及研究人们对教育的各个方面的理解。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定性研究与教育的关系将是那样广泛和深远。在教育研究文献库中，我们的书仅独立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在本书问世后不久，很多介绍和详细讨论定性研究方法的专著和其他各类文献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丰富起来。在本书的每个修订版中，我们都不断更新并增添新的内容，因此本书一直能够把握定性研究方法领域的主流和前沿。

在过去的十年中，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在第四版中，与第三版一样，我们旨在总结并解释定性研究方法的多种变化，同时延续本书前期版本的主要观点。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定性研究囊括了多种方法，人们对此也形成了多种理解。我们在本书中所持的立场受到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和跨学科女权主义研究的重要影响。尽管这是当前定性研究方法的主流立场，但我们不认为这就是唯一的立场，甚至也不是最好的立场。我们认为学习定性研究的最佳方式，是由实践某种特定的方法惯例开始，然后不断扩展，探索其他的方式方法，直到发现最适合你的那种方法。我们祝你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一切顺利。

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我们这样说明本书的宗旨：提供一个理解教育定性研究作用的背景，说明定性研究的理论和历史基础，讨论开展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本书第四版将继续遵循这一宗旨。本书的主要服务目标是教育定性研究的初学者，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教育定性研究的实践者也能将本书看作一本便利的指导手册。本书主要是介绍性的教材，同时我们也收集了当前关于定性研究的争议和讨论。

像本书的第一版那样，我们首先从整体上讨论了什么是定性研究以及它与教育的关系，继而引入一系列定性研究的理论概念和历史概念。在后面的四章中，我们将这些概念依次应用于定性研究的四个具体环节中，即研究设计、田野工作、数据收集及数据分析。之后我们讨论研究成果的写作。在最后一章，我们通过一系列案例来介绍定性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即应用型研究，它包括评估、行动研究以及实践者的研究。



本书的章节排列力图反映定性研究的实际过程。大多数教授定性研究的教师都会要求学生在学习研究方法的同时实际操作一个定性研究课题。这样学生在学习研究设计的同时,就能直接将所学的方法应用到他们实际参与的研究课题中。同样,当学生在课题实践中收集了数据并开始分析时,他们也应该阅读相关的研究方法。我们建议,无论是否通过课程这种学习形式,初次学习定性研究方法的读者都应首先快速浏览一遍本书,以提纲挈领地了解定性研究的整个过程。之后,随着现实中课题实践的逐步展开,读者们应该反复阅读与课题进程对应的相关章节。本书结尾的术语表中的专有名词在本书的行文中均用黑体标示。

我们对很多人都非常感谢。美国国家教育学院提供了关于全纳教育^①和女性教师两个研究项目的材料。美国大学联盟的女性教育基金会提供了有关“性别词汇”项目的材料。关于教学医院新生儿部的研究材料由纽约智力迟钝和发展障碍研究所、雪城大学参议员研究基金会联合提供。安德莱斯·奥泽林斯撰写了本书图片部分的部分内容并帮助挑选了本书收录的图片^②。史蒂文·J·泰勒撰写了本书关于应用型研究的第7章。此外,我们定性研究课上的学生也为本书的更新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不断要求我们说明为什么定性研究有价值,他们不断询问我们如何才能通过定性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还不断怀疑我们自认为已经深信不疑的观点。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学生。此外,我们也感谢为本书提供了宝贵意见和建议的评论者:北科罗拉多州大学的詹尼弗·利贝克;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玛西娅·L·罗萨尔;肯特州立大学的黛安·L·施内克。

①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教育思潮,基本的理念是教育应容纳所有的学生,反对歧视排斥,让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译者注

② 本书中略去了一些图片。——编者注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and Methods*, 4th Edition, 0205375561 by Bogdan, Robert C. ; Biklen, Sari Knopp,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Allyn & Bacon, Copyright © 2003, 1998, 1992, 1982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TD. , and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7.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培生教育出版公司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 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第 1 章 教育定性研究的基础	1
定性研究的特征	3
教育定性研究的传统	7
理论基础	17
关于定性研究的 11 个普遍问题	27
道德规范	38
下文摘要	43
第 2 章 研究设计	44
研究选题	46
案例研究	49
多地点研究	57
关于研究设计的其他问题	62
结语	65
第 3 章 田野工作	66
获准进入	68
田野工作的初期	74
参与/观察的统一体	76
在另一种文化中开展田野工作	78
研究人员的特征以及建立和谐关系中的特殊问题	79
要慎重	83
在政治氛围浓厚或充满冲突的组织中做研究	84
感受	85
一次观察应该是多久?	87
访谈	87
探究	88
焦点小组讨论的指导书: 一个例子	93
性别词汇焦点小组的协导员开场白: 一个进入讨论的例子	94



对保密性的保证	94
视觉记录和田野工作	95
三角测量法	97
离开实地	98
第4章 定性资料	99
友好建议	99
田野笔记	100
写作田野笔记的程序	106
写田野笔记的提示	107
录音访谈的记录	109
实物资料	112
照片	118
官方统计文件和其他量化资料	125
结束语	128
第5章 数据分析和阐释	129
实地分析和阐释	130
数据收集后的分析和阐释	140
处理数据的机制	151
定性数据分析软件的网站	156
阐释	157
结束语	157
第6章 写作	163
写作中心决定	164
更多的写作技巧	173
评价写作的标准	179
正文	180
开始写作的决定性要点	181
第7章 定性研究在教育中的应用	182
评估和政策研究	185
行动研究	195
教育实践者对定性研究的使用	203
附录A 观察教育场景的问题示例	208
学校环境	208
人文环境	210
学习环境	215



附录 B 田野笔记示例.....	217
补充	226
术语表.....	228
参考文献.....	232
索引.....	259
译后记.....	274

教育定性研究的基础

一对男女坐在体育馆上层拥挤的看台上，观看一场大型比赛，这场比赛将决定哪所大学的男子棒球队会成为本赛季最有前途的队伍。虽然我们很难将这对男女与其他热情高涨的观众区别开来，但是他们确实是从事对主场队伍进行研究——大学男子运动员社会化和教育研究的研究人员。出席观看比赛是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的一小部分内容。他们与球员、工作人员、支持球队的人、球员的女朋友、媒体人员和教授们取得联系，并对其进行访谈。除此之外，他们还收集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关球队和球员的书面材料。他们进入球员更衣室、宿舍和那些球员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对一些球员进行追踪研究，包括球员上大学期间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研究人员对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做详细的书面记录，并对自己录制的访谈资料进行处理。最终，他们写出了一本书，探讨体育与学院、社会阶层、种族、运动员间的友谊、运动员的成绩、运动员对其大学经历的看法、大学体育的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关系（Adler & Adler, 1991）。¹

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名研究人员定期参观一所会聚了多种文化的公立小学，在那里她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来仔细观察男孩和女孩每天在教室里、操场上、体育馆里、餐厅里以及在那些监管比较少的活动场所中的言行。她正在研究儿童在校园里如何体验性别。她在儿童群体内的“性别扮演”方面做了十分翔实的研究工作，而她的著作正源于其研究。她探讨并描述了与性别相关的一些儿童行为，如“追逐和亲吻”、“益智游戏”、“相处”和教学（Thorne, 1993）。

一位研究人员对非洲裔美国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她称之为学生回应学校的“逻辑”。她花费了一段时间来研究一所坐落在华盛顿并且很有影响力的非洲裔美国人学校，33名学生成为她的“重要调查对象”；这些学生帮助她研究国会高中的意义系统。她研究了学生如何抵制学校所认可的知识，她了解了做好学生要付出的代价。她对学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查看抄本和其他文件，她除了和学生一起上学、回家外，还一起去教堂、学生所在的社区、娱乐中心，甚至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她这样做是为了了解学生是如何看待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她发现，对这些学生来说，“行为清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她也逐渐了解到成功不仅仅是学业成绩优异（Fordham, 1996）。²



在一座中等城市,一位研究人员定期参观一所城市学校,观察那里的女教师,并对她们进行访谈。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女教师们如何看待她们的工作,如何评价和批评她们的职业,以及这些看法如何体现在她们的言行上等问题。当研究人员完成她在这所学校的研究工作后,她阅读了在图书馆里存档的女教师们的日记和信件。除此之外,研究人员查看了已出版的关于教学的小说和其他相关材料。在她出版的著作中,她探讨了教师如何看待自己职业的问题,以及教师们的想法与流行文化中的教师形象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Biklen, 1995)。

以上这些都是人们进行教育定性研究的实例。他们既没用尽所有的研究策略,也没有考察每个主题所包含的所有范畴。有的从事教育定性研究的研究者通过翻阅家庭相册中的老照片,来了解残疾人士的生存状态(Bogdan, 1988);有的研究为控制在学校发生的暴力事件而实施的硬性政策(zero-tolerance)(Csaella, 2001);有的对怀孕的高中女生进行访谈(Pillow, 1997)。所有年龄段人的教育经历(以及拓展我们对这些经历的了解的材料),包括学校内和学校外的经历,都能够成为研究的对象。教育定性研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能够在很多环境和框架中进行。

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早在一个世纪前就使用了本书描述的这种研究方法,但是,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这个术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当谈到那些具有某些特征的研究策略时,我们就用定性研究这把大伞,一言以蔽之。收集的数据是软(soft)数据,就是说,这些数据在描述人、地点、对话方面是丰富的,并且很难通过统计程序将其处理。这类研究问题不能分解为可操作的变量,而是可以根据问题的复杂性和具体情况,表述为研究主题。进行定性研究的过程中,在收集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会形成一个聚焦点,但是他们并没有具体的已有问题要回答,也没有具体的假设要验证。他们同样重视通过被研究者自己提供的框架来理解和解释其行为。外部客观原因是次要的。研究者倾向于通过与环境中的人保持联系来收集数据,这里的环境通常是研究者经常出入的地方——教室、自助餐厅、教师休息室、宿舍和街口等。

最为人熟知的定性研究的典型实例和我们上面谈到的典型特征,概括来说,就是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ing)的技术。观看棒球队比赛的那对男女,在国会高中的那个研究人员,都是在进行参与式观察。研究人员进入他或她所要研究的人的世界中,与他们相识,取得他们的信任,并系统地详细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再用其他数据对这些资料给予补充,如学校的备忘录、各种记录、报纸文章和照片等。

除了参与式观察和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那项关于女教师的研究还用到了深度访谈。通常,“未组织的”(unstructured)(Maccoby & Maccoby, 1954)、“开放式的”(open-ended)(Jahoda, Deutsch & Cook, 1951)、“无指示的”(Meltzer & Petras, 1970)或“灵活组织的”这些术语是指,研究人员倾向于在更多的细节上理解诸如教师、校长、学生等人如何思考问题,理解他们如何逐渐形成各自持有的立场。这一目标通常会使研究人员花



费相当多的时间与被研究者一起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问他们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如“你最平常的一天是怎么样的”或“你如何看待你的工作”，并且记录他们的各种反应。定性研究方法的开放式特性，允许被研究者从他自身的而不是从一个事先已经设计好的角度和框架回答问题。在这种访谈中，不使用调查问卷，虽然有的时候会使用一些松散的结构化的访谈提纲，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会让被研究者围绕一个主题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由于要用细节探索，所以大多数定性研究都取少量的样本。在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只对一个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的描述。当一项研究要获得一个人对其一生的看法时，这项研究就称作**传记研究**（life history）。

我们使用定性研究这一概念，也有人使用其他不同的术语来界定我们在本书中介绍的这种研究。在谈到我们所说的这种研究时，人类学家通常用**田野工作**（fieldwork）这一术语来表述（Junker, 1960）。之所以用这个术语，是因为数据是在田野中而不是在实验室或者其他由研究者控制的环境中收集到的。在教育领域，定性研究通常被称作**自然的**（naturalistic）研究，这是因为研究者感兴趣的事件在他所研究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研究者通过自然的行为——交谈、参观、观察、用餐等来获取数据（Guba, 1978）。**人种志**（ethnographic）也是指这种研究。有一些学者将这个术语用于正式场合，指一种特定类型的定性研究，人类学家经常使用这种特殊的定性研究，用于描述一种文化。这一术语更多地用于表述我们所定义的定性研究，有时二者是同义的。

还有一些用语与定性研究有关。其中包括**象征互动**、**局内人视角**、**芝加哥学派**、**现象学**、**个案研究**、**解释学**、**民族方法学**、**生态学**和**描述**。与**田野研究**和**定性研究**一样，这些术语的准确用法和定义，因使用者以及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术语的内涵都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认为当一些属于特定学术传统的人使用这些术语的时候没有明确术语的特定意义（Jacob, 1987; Tesch, 1990; Lancy, 1993; Smith, 1992; Wolcott, 1992）。我们倾向于使用**定性研究**这一术语来表述我们称为“定性”的策略的内涵。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阐明刚才提到的这些术语。

至此，我们仅仅介绍了我们的研究主题。接下来，我们要更加细致地探讨定性研究的特征。在解释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前，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看看我们的研究主题。

定性研究的特征

无论你是否学习过研究方法的课程，你在来到定性研究方法课堂前就已经知道一些有关研究的事情。媒体和**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尤其是电视和广播，还有印刷出版物，将怀孕期间抽烟、喝酒的害处，开车不系安全带的危险，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发现给予了解释。在长篇累牍地阐明研究结果的过程中，评论员和新闻记者也将诸如“变量”、“样本数量”和“实验结果”等词汇当成了他们日常使用的词汇。所以，我们总是想到研究这些词汇，即使我们并不完全知道这些术语的真正含义。正如公众所知道的那样，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同义词。

学习定性研究就意味着忘却社会上对所谓“研究”的理解，让自己尽可



能地去理解一个不同的词汇和一条建构研究过程的不同途径。虽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强调严格的数据收集,但是定性研究却是通过不同方法达到这一目的的,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有些研究人员在校园里随意观察,手里拿着记事本,以记录收集到的数据。有些研究人员带着录像设备到教室里,从不离手。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观察学生和教师之间口头交流的模式,并通过绘制图表加以记录。然而,所有这些研究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工作符合我们对定性研究的界定,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教育生活的一部分。在此,我们要详细论述这一共同点,并向大家说明,为什么他们之间存在不同点,但仍然都属于我们界定的定性研究的范畴。

我们界定的定性研究具备五个特点。我们称之为定性研究的所有研究都不可能在一项研究中体现出所有的特点。事实上,有些研究完全体现不出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特点。一项研究是否是定性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是与不是”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多大程度上“是”的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都是可以作为典型的定性研究。

1. 自然主义。定性研究的数据资源是现实的情境,而且研究人员本身就是重要的研究工具。自然主义这个词起源于生物学中的生态学研究方法。研究人员进入现实情境,并将大量时间用于学校、家庭、邻里和其他场所,来研究教育所关心的问题。虽然有些研究人员使用录像和录音设备,但是更多的研究人员不带设备,只用纸和笔。即使使用设备,数据的收集和补充都依据研究人员对情境的理解。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要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录音资料进行整体处理,研究人员的视角是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以一项重要的医学教育研究为例,研究人员进入中东的一所医科学学校,在那里他们跟着学生们一起在班级、实验室、医院病房和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场所生活,包括自助餐厅、互助会和自习室(Becker, Geer, Hughes & Strauss, 1961)。在一项关于加利福尼亚教育阶层的研究中(Ogbu, 1974),研究人员用了2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田野研究,包括参观、观察,对教师、学生、校长、家长和学校董事会成员进行访谈。

从事定性研究的研究人员进入研究的特定环境,因为他们关注情境。他们认为,只有在事件发生的情境中去看待事件,才能最好地理解它。这些情景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和整体的视角去理解。当被研究者提出研究人员所关注的的数据,定性研究人员就要在官方记录的背景下,探讨人们是在什么地方、在何种情况下、如何形成了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哪些历史条件和运动的组成部分。如果定性研究人员将被研究者的行动、言语或手势从情境中完全剥离出来的话,那么就失去了重要的视域。这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描述的那样:

如果人类学的解释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建构的话,那么将其从所发生的事件——人们所叙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人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遇到的问题中剥离出来,从世界的大背景中剥离出来,那么就剥离了它的内涵,使它变得空洞。对任何一件事情——一首诗歌、一个人物、一段历史、一种仪式、一项制度、一个社会的恰当理解,都需要我们进入



到它的解释核心。(Geertz, 1973, p. 18)

不管研究人员在教室里收集数据时是否使用录像设备 (Florio, 1978; Mehan, 1979), 不管他们在访谈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时候是否使用录音设备 (Chase, 1995; Weiler, 1988; Middleton, 1993; Casey, 1993), 也不管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废止种族歧视 (Metz, 1978), 还是学生的读写能力 (Oyler, 1996), 抑或是在一所城市高中, 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青春期学生身份认同如何形成 (Echert, 1989; Pattillo-McCoy, 1999; Anderson, 1999), 从事定性研究的研究人员都认为, 人们所处的情境对人们行为产生的影响显著, 所以, 研究人员都要尽可能地进入那个情境。

2. 描述性的数据。定性研究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收集到的数据是以话语、图片的形式而不是以数字的形式展现的。研究的书面报告会挑选出有效的数据, 用来阐释和论证研究人员的表述。数据包括访谈记录、田野笔记、照片、录像带、个人文档、备忘录和其他官方记载的资料。在一项关于理解力的研究中, 定性研究人员没有将成页的叙述记录和其他数据简化为数字符号, 而是试着用他们尽可能丰富的资源, 去分析这些数据, 使这些数据重新得到建构, 原始数据在这种建构下被记述和转录。定性研究的文章和报告通常使用引用, 并试图用叙述的形式, 描写一个特定的情境, 或描写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定性研究中的书面写作是非常重要的, 它既是在记录数据, 也是在传递研究发现。

在收集描述性数据的过程中, 定性研究人员以一种刻薄的态度进入情境。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陷入“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中, 会忽视我们周围环境的细节和我们研究的假设。我们会忽视一些事情, 如手势、笑话, 而它们是交谈的主要构成部分 (好似墙面上的主要装饰), 是我们使用的特殊语言, 是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回应。

定性研究方法要求我们首先要有一种假定, 即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 每件事情都有成为线索的潜在可能性, 通过这个线索我们能够解释更加复杂的事情。在这样的假设下, 定性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这个存在的世界。研究人员不断地问类似以下的问题: 课桌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摆放? 学校中白色人种的中产阶级学生如何理解他们在学校中享有的特权 (Proweller, 1998)? 当学生和教师开始学习高中课程的时候, 他们如何理解计算机 (Wexler, 2000)? 在早晨的讨论小组中, 学生们发起了什么话题 (Bogad, 1998)? 不同学生做出的类似行为为什么会在教师那里得到如此不同的回应? 教师如何向高中里十几岁的未婚母亲们推广特定“好母亲”的形象 (Luschen, 1998)?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一种叙述都要经过详细审查。当每一个细节都被考虑到的时候, 描述就作为一种数据收集的方法, 取得了成功。

3. 关注过程。定性研究人员关注过程, 而不简单地关注结果或产出。人们是如何对意义达成一致看法的? 术语和标签是如何被使用的? 特定的概念是如何成为我们熟知的“常识”的一部分的? 在研究的视角下, 行为或事件的自然来历是什么? 里斯特 (Rist, 1978) 研究了教师对具有某些特点的孩子期望, 并描述了教师的态度如何转化为与孩子们的日常互动。这种对